餘師錄卷三

顏之推

顏之推家訓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敘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一本作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誦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庭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

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强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元忿鬬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元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爾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

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也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詅（力正反）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誂擎（上音窕相呼誘也下音瞥）邢魏諸公衆共嘲弄戲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一本無此四字）然後出手愼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自古執筆爲文章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爾但使不失體裁辭義可觀便稱才士要須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淸乎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閣周章怖慴不達天命童子之爲爾袁亮以勝老子（案袁亮今

（木作桓譚）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嘆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元經爲數子所惑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元今竟何用乎不翅覆醬瓿而已

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哉凡爲文章猶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塡阬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艶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

但務去太甚爾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爾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案易見事以下原本脫去今據家訓添入）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譚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爲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案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書亦云邑號朝歌墨翟迴車今作顏淵蓋據論語譔考讖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是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此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澐詩云飄颺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澐又飄颺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摛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柏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謹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

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倐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顥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嬀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也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譬婦爲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謹敘百揆姊誄云俔天之妹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横之客皆爲生

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旣無此例又乖製作大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叙山川物產風敎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赧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誡云詩云有鷕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鷕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鷕鷕以朝雊是則混雜其雌雄矣詩云孔懷兄弟

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卽爲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劒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劒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周言也後漢書因司徒崔烈以鋃鐺鏁（上音狼下音當）鋃鐺大鏁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鏁三公脚刀撞僕射頭

爲俗所誤

李朴

李朴送徐行中序云吾嘗論唐人文章下韓退之爲柳子厚下柳子厚爲劉夢得下劉夢得爲杜牧下杜牧爲李翺皇甫湜最下者爲元稹白居易蓋元白以澄澹簡質爲工而流入於鄙譬如哇淫之歌雖足以快心便耳而類乏韶濩翺湜優柔泛濫而詞不掩理杜牧清深勁峻而體乏步驟夢得俊逸麗縟而時窘邊幅子厚雄健飄肆有縣崖峭壑之勢不幸不發於仁義而發於躁誕至退之而後淳粹溫潤駸駸乎爲六經之苗裔何則文章者天地之奇氣造物者常嗇於與人故愚者終身而不得智者得其幽微之思勇者得其果敢之氣

辨者得其玲瓏之聲巧者得其藻繪之容是數者雖能得而不能盡然猶足以取高於斯世蓋必有兼是數者之才而後得其純全中正之氣經緯五藏雕鏤萬化明以寓物象之形容幽以露鬼神之奇怪小而歌詠乎蟲魚鳥獸之情大而羽翼乎禮樂刑政之具隨時抑揚爲歌頌譏刺之音以舒發其懽愉愁嘆堙鬱之志而始終出入於仁義爲禹稷之謨伊周之訓箕子之疇伏義之易孔子之春秋而天地之蘊始盡矣書柳子厚集云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絶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辨論語下篇尤害道論天地陰陽猶果蓏草木不能賞功罰罪雖詠諧之詞施於仁義敎化其蝨螣蠍至若傳河閒李赤事以譏切當

世屬意明白而卒身自蹈其弊豈所謂工於詞人而拙于用已耶吾不寶夫論之如是也

與楊宣德書唐人稱子美爲詩史者謂能記一時事耳至於安得廣廈千萬間爲茅屋歌安得壯士提天綱爲石犀行安得壯士挽天河爲洗兵馬又安在其不相襲也故論文者當論其是與否不必以好異夸世俗爲能六經不以文論後之洸洋奔肆不見邊幅莫如馬遷荀況之書言辭相似者十三四遷載趙武靈王欲與商君論變法百餘言間不同才數字如傳蘇秦說六國見魏王而曰魏天下之强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見楚王又曰楚天下之强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執事能謂二人者淺狹無他有耶書鍾陵集云文章取足於辨

理詞有餘而意不足者如人之附贅愈多而愈病非有簡質者之步驟泛濫者夸侈麗也蓄之厚則徑省而不浮養之薄則斂雜而無統不可以相能也張元淳出其父仲通鍾陵集若干卷以示余余見而異之曰斯文也其辨理之文歟粹而温簡而嚴徑直而優游辨析而有體不爲虛辭濫說以取世俗之嗜好而終始曲折要必出入於仁義以扶導於教化因物寓意發爲歌詩可諷可勸可興可感至五言古風尤澄澹峻拔讀之如與幽人烈士正冠而道古使人竦然生愛敬之意表奏論議切情近事以道人之所難言與夫拾亂安危之隱而未見者無不審訂規畫而反覆之凜凜乎忠義之氣溢於中而形於外者也○書鍾陵集以下當別爲一條

謂顧子敦侍郎書云文章涉秦漢而病夫六經之於道譬猶一氣之運產出萬化孟軻揚雄爲之五行四時之用蓋書道治亂興廢之迹故其辭顯春秋賞善絶惡歸諸正故其辭微易以四象告吉凶故其辭深而通禮以齋莊恭敬之心達於籩豆玉帛故其辭典而嚴詩以君臣父子之情詠於竹絃於絲故其辭婉而順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在戰國則蘇秦張儀以從横病韓非申商以刑名病莊周列禦宼叉取仁義法度而搥提絶滅之爲窈茫荒怪之說漢司馬遷得其汪洋峻逸之氣以馳騁上下數千載而顛倒横斜識不逮理歷晉魏齊梁而光沉氣塞埋藏腐蝕頽波横流淫靡一轍唐興三光五嶽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得其溫厚深潤以爲貫道

之器柳子厚得其豪健肆雄飄逸果決者僅足窺馬遷之藩鍵而類發於躁誕下至孫樵杜牧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裂窘邊幅李翶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之雄渾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斲去雕篆而拙近每見同宮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之韶夏皆淫哇而不可聽矣駑鈍竊亦有志於古者側聞閣下以德行文章取名於時士之有志於道者爭出所長來並騖騁於下風竊自增氣不識龍門之下可以任薦禰而一叩乎

蘇籀

蘇籀敘蘇轍子由遺言云公爲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案蘇氏父子皆尊孟子此或非轍之言疑因轍有老子注而附會之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邱明作傳以相發明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繕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之文但穩耳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格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鷦鷯賦亦佳妙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余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

句如珠圓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賦體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爲文之法

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眞爲文善腹藁作賦場屋中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主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陽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辯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爲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羲

公曰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

公言班固諸叙可以爲作文法式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蘂其詩云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强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諭業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蓋亦取燕許矣

汪藻

汪藻作蘇魏公文集序云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羣物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爲最詳簡雅而宏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牆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

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
作鮑欽止小集敘云古之作者無意於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印泥如風行水上縱橫錯綜粲然而成者夫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逮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宏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爲一況凌夷至於後世流別而爲六七靡靡然入於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本朝自熙寧元豐士以談經相高而黜雕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學者用意太過文章之氣日衰欽止少從王氏學又嘗見眉山蘇公故其文汪洋閎肆粹然一本於經而筆力豪放自見

於馳騁之間深入墨客騷人之域於二者可謂兼之自黃魯直張文潛沒欽止之詩文獨行於世而詩尤高妙淸新每一篇出士大夫爭相讀熟余嘗恨未見其全書今得此集讀之曰嗟乎欽止於斯文可謂毫髮無遺恨矣

作永州柳先生祠堂記云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二十餘年耳談治道述騷辭追還三代之風如此其速自是踵相躡有人末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流固不爲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

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

呂居仁

呂居仁作遠遊堂詩集敘云頃歲嘗與學者論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卒亦不背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語活法矣世之學者知規矩固已甚難況能遽出規矩之外而有變化不測乎謝元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眞活法也元暉雖未能實踐此理言亦至矣近世黃魯直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趨向畢精盡知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而遠與古人比蓋皆由此道入也然予區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

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爲詩者果可以使人讀之而能興觀羣怨矣乎果可以使人讀之而能知所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乎爲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雖然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君子於文有不得已焉者也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其天才於流輩獨高衆君不足而均父常用之若不盡也

潘邠老語饒德操云作長詩須有次第本末方成文字譬如做客見主人須先入大門見主人升階就坐說話乃退今人

作文字都無本末次第緣不知此理也

孟子或問百里奚自鬻於秦一章與韓退之論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猶吾元賓也及曾子固答李沿書最見抑揚反覆處如此等類宜皆詳讀

論語禮記文字簡淡不厭似非左氏所可及也列子氣平文微亦非莊子步驟所能至也東坡晚年敘事文字多法列子莊而豪邁之氣非列子所能及也

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獻子辭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者也如此等處皆是學文養氣之本不可不深思也

班固敘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敘霍上官相失之由正

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皆曲盡其妙推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文字滂霈無吝嗇處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初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韓文則工夫自易

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尚書可見後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事理只如選詩有高古氣味自唐以下無復此意此皆不可不知也

徐師川云爲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便盡欲足成一章又惡其不相稱但能知意不屬則學可進矣凡注意

作詩文或得一兩句而止若未有其次句即不若且休養銳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

文章不分明指切從容委曲而意以獨至惟左傳爲然如當時諸侯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讓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人專學言語者也

文章大要須以西漢爲宗此人所可及也至於上面一等則須審已才分不可勉強作也如秦少游之才終身從東坡步驟次第止宗西漢可謂善學矣

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

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如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句卽警策也

載馳詩反覆說盡情意學者宜考蒹葭說得事理明白尤宜致思也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始事文采文亦寖衰矣

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却打猛諢出也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

尤爲極至如禮記左傳可見

韓退之答李翊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學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

劉勰辨騷云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此知文者也言以述志文以宣言觀此可知但其間自有遠近高下抑揚微顯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矣

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先

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於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等爲主禮記周禮及新敘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敘尤須詳味

左氏景公欲更晏子之宅一段反覆再三至於辭理俱盡無復餘蘊此當深考也

醫書論脉之形狀病之證驗無一字妄發乃於借物爲諭尤見工夫大抵見之旣明則發之於言語自然分曉觀此等書可見

劉知幾云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

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為鈍人也記中有注解則明焉者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於事皆再述此於文殊費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中去年及口中可矣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省句為易省字為難呂氏家塾廣記云歐陽文忠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大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

至於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唯覩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跡也曾於諸子學舍中見與劉原父書一書十數本○呂氏以下當另作一條

劉摯作張文定玉堂集敘云甚哉辭之不可以已也夫萬事異理非言不命四方異情非辭不通詩不云乎辭之輯矣民之洽矣傳亦有之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是以君天下者必使其臣贊為辭而後出之周御史掌贊書漢尚書作詔文此其官之見於古者歷代因之其任愈重夫以堂宁之一言行乎四方萬里之外不高深簡嚴不足以重王體又欲其誠之宣不優柔曲折不足以究民聽又欲其言之約三代而上經聖人所定不可尚已三代而下作者汙隆隨時屢變其間承平

之時訓辭深厚號令溫雅有古風烈而傾側之際書詔所下武夫悍卒揮涕感動終於享好治之譽建持危之功則潤色之效豈小補哉自慶寧至於熙寧維仁祖恭儉寛大英祖克篤前烈主上長駕遠馭略不世出三朝政績巍巍煥煥非尋常耳目所能觀聽而於斯時典冊告命多出公手上之仁心德意國之威福所指明布諭下昭如日星學士大夫都邑野人莫不曉然知治道之所以然雖政績固自卓越而述作之妙知有助哉至於供奉歌頌祠祝贊戒勒之金石播之樂府多者千百少數十言體制紛紛各得其度衆人不給我獨贏餘又何其富也

唐子西

唐子西論文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爲題者直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

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可不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志語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爲來生衆業

晩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寛平不厭高皇之嫚罵其論唐亡云決江海以救焚焚收

而溺至引鴆罸以止渇渇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近世士大夫習爲時學忌博聞者率引經以自强余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知經則不可

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之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

上蔡司空書云文章於道有離有合不可一槩忽也前世韓退之柳子厚近世歐陽永叔尹師魯王深父輩皆有文在人間其辭何嘗不合於經其旨何嘗不入於道行之於世豈得無補而可以忽略都不加意乎竊覩閤下輔政既以經術取

士又使習律習射而醫算書畫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豈獨遺文章乎而自頃以來此道幾廢場屋之間人自爲體而立意造語無復法度宜詔有司取士以古文爲法所謂古文雖不同偶儷而散語之中暗有聲調其步驟馳騁亦皆有節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間亦有知此道者而時所不尚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見於世宜稍稍收聚而進用之使學者知所趨向不過數年文體自變使後世論宋朝古文復興自閤下始此亦閤下之所願也

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爲不減班揚晉武帝踐阼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誥融既魏武之讎恨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之所欲聞而並見收録惟恐其墜

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此吾所以特有取於魏晉也

葉夢得

葉夢得云古書多奇險或謂當時文體云爾然列子字古而辭平老子字與辭俱平偶儷音諧略同秦漢間工於文者而視古則稍異乃知奇險未必皆其體亦各自其爲之者至孟子莊周雄辨閎衍如決江河如蒸雲霧殆不可以文論蓋自其爲道出之商書伊訓說命等非不平而盤庚特異周詩雅頌非不平而鴟鴞雲漢一二篇殆不容讀豈非係其人乎使西漢之文不傳後世乃見太元謂西漢皆然亦不可矣文章自東漢後頓衰至齊梁而掃地豈惟其文之衰觀當時人物立

身謀國未有一特然出羣者何以獨能施之於文至唐終怡三百年僅能成一韓退之使退之如王楊盧駱之徒亦不能爲矣

許顗

許顗云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覆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以此語銘坐右而書諸紳也

潛溪詩話云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人者曰寛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寛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如吾家蜀

公堅卧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爲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淸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相爲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處多如此其源蓋出於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閻立本皆於世人意外别出眼目其平日取舍文章亦多以此爲法晩年乃言之曰詞達而已詞至於達則疑於不文是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了然於心者千萬人而不一遇也况能了然於心與口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王彥輔

王彥輔麈史楚詞招魂大招其末盛稱洞房翠帷之飾美顏秀頷之列瓊漿𢖍羹之烹新歌鄭衛之娛日夜沈湎與象棊六博之樂夫所以警楚者深矣其卒云魂兮歸來正始昆只言往者既不可以正尚或以解於後耳又曰賞罰當只尚進士只案楚詞今本作尚賢士只國家爲只尚三王只皆思其來而反其政者也

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於勢約案勢約原作藝約昉此篇終於崔瑗草書勢王褒僮約共八十五也今改正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既載相如喻蜀不錄揚雄劇美錄解嘲而不取韓非說難取劉向列女傳而遺陳壽三國志評至韓柳元結孫樵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類又作讀如讀儀禮鶡冠之類

又作書如書段太尉逸事訟如訟風伯訂如訂樂等篇嗚呼文之體可謂極矣今略疏之續彥昇之志也任昉以三言詩起晉夏侯湛唐劉存以爲始於鷺于飛醉言歸任以頌起漢之王褒劉以始於周公時邁任以檄起漢陳琳檄曹操劉以始於張儀檄楚任以碑起於漢惠帝作四皓碑劉以管子謂無懷氏封太山刻石紀功爲碑任以銘起於始皇登會稽山劉以蔡邕銘論黃帝有金几之銘其始也若此者尚十餘條或討其事名之或因其成篇而論雖有不同然不害其多聞之益

顏氏家訓亦足以爲良至論文章以游夏孟荀枚乘張衡左思爲狂而又詆忤子雲吾不取焉唐柳冕常言文章當以氣

爲主而世以爲賦者古詩之流亦足以觀其志如王沂公作狀元爲殿試有物混成賦其間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此有陶鎔萬物之度後果爲相范文正賦金在鎔曰若令區別妍蚩願爲軒鑒倘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人以謂有出將入相之器果爲名臣

王履道

王履道答吳檢法書云辱枉書并近詩伏承吏事簡少雍容文史樂道無悶起居休勝感慰不已某廢放之久雖非幻未證而諸幻已空無還尚隔而可還略盡公獨以文何耶少小之過不由師授妄作文果何物哉向上諸聖雖寓此以見仁義道德之意然文非仁非義非道非德實則辭也易有聖人

之道四而以言者尙其辭辭之爲尙欲以行遠不工則不達謂文曰道吾不求工此非某之所敢知將求天下之工於辭者斯則有以驗之辭必工而可出愈出而不窮屈原以來作者皆覬此祕而可操以馭者竊嘗有得於莊周司馬相如周之論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竅掩卷而坐猶覺翏翏之逼耳其論眞人曰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凡累數十句危如易轉之卵而層起曼如獨繰之蠒而不絕相如賦大人有言曰低昂夭蟜反以驕驁詘折隆窮蠼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如此等甚多則夫乘雲氣御飛龍之狀亦可想見架空鑿堅刊陳趨新何其來之疊疊也有得於此

則太史公龜策曰者傳可識其機杼韓退之南山詩柳子厚晉問不能以汪洋屈河伯頃在京國每以語人固有不以爲難者指事而擬之率不過三數語則重複宕跌不復從順而識職年來寘身荒遠斗絕之地意謂文人勝士所不遊近從春陵有以公壺中玉如石詩相示者輒誦宛若捫月激電浮瀛之句數過俅儒觀一節若專車焉則必枕鼓之士某雖未名見公宅作必知公之不窮也

作郢城杜澤之詩集序云詩於文章雖止一端而律度至嚴資取至廣寫景狀物之作無窮盡天地造化四時月星雨雪江河濤波草木華實風土之宜鳥獸羽毛鳴聲之辨耳聞而目及者皆吾詩之所取登高望遠感慨欣戚別離酬贈與寄

輾轉發於人情而達於世故哀思而不傷和樂而不流要必合於理義之歸摛摭故實追詠當時之事則又欲意到辭達不類後世所作而觀者至於太息流涕若身親見之詩之工其難如此故天下之書雖山經地志花譜藥錄小說細碎當無所不讀古今之詩雖巖棲谷隱漏篇闕句衆體瓌怪當無所不講前輩長老以此用心至苦終身不以爲易譨譨然常若有所思惟恐見聞之不富句法之不逮古人也蓋專於詩者每如是李太白杜子美它文不多見於世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文冠百代其詩皆天下之奇作而言詩者終不以先李杜則李杜於詩專故也論人者以全論詩者以專全者不干一而專者吾何疾焉郪城杜公澤之某不及見其人而見

其詩精深婉約華而不綺淸而不癯刋陳而趨新出險而馭奇人所甚奇而公獨裕然擬古諸篇尤得唐人格法至其貫穿該洽熟復殫盡則前輩長老多聞博識之風猶可想見蓋公自熙寕中擢進士第及與先生長者遊至老手不釋書平居作詩不一日輟故某探言公用志之專以序公詩且以風吾黨之士工未盡而力有餘者使尙勉焉

餘師錄卷三

餘師錄卷四

朱少章

朱少章云歐公在潁上日取新唐書列傳令子棐讀而公臥聽之至藩鎭傳敘嗟賞曰若皆如此傳其筆力亦不可及也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為之坡曰某雖工於語言恐不是當行家

呂原明

呂原明雜記云杜子美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文者載道之器安得謂之小技顧所用何如耳韓退之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此說有可取焉

潘子眞

潘子眞詩話云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公曰斯作絶似西漢德逢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喻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元法言以凖易論語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賛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表也又云南豐先生曾子固言阿房宮賦鼎鐺玉石金瑰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瑰當作塊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又言此賦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於此矣

劉知幾

劉知幾史通云夫人樞機之發亹亹不窮必有餘音足句其爲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

又云李陵集有答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人所爲假稱陵作也缺而不載良有以焉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爲謬矣（按答蘇武書梁蕭統始收之文選班固時尚未之見非有意缺之也至史記李陵傳僅附李廣後並不載是書知幾之論誤矣）

又云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也夏書云啟呱呱而泣予弗子周書云前徒倒戈血流漂

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濶畧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旣而邱明授經師範尼父雖煩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欵曲而言大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師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亦時有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濉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設雀羅此皆用晦之道也

又云左傳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按邲戰中

軍下軍爭舟時上軍固未動也此云上軍誤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邵齊志述高季武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勇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蓋二者文雖缺畧理甚昭著

李方叔

李方叔云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庳高巨細包括並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有其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狥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逢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行

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口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心在恭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絡脈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薌如雞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邱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之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衞於外若奄

奄病人支離憔悴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瞢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謂成全四者成全然後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疎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廛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寛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

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而愚捭闔縱橫之人其言辨以私刻核忮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如此

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文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宋子京筆記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又云常言俗語文章所忌要在斲句淸新令高妙出羣須衆中拈出時使人人讀之特然奇絶者方見工夫也又不可使言語有塵埃氣唯輕快玲瓏使文采如月之光華嘗見先生

長者欲爲文時先取古人者再三讀之直須境熟然後沉思格體看其當如何措置却將欲作之文暗裏鋪摹經畫了方敢下筆踏古人蹤跡以取句法既做成連日改之十分改就見得別無瑕疵再將古人者又讀數過看與所作合與不合若不相懸遠不致乖背方寫淨本出示他人貴合衆論非獨耐看兼少問難耳人之爲文切忌塵坌須是一言一句動衆駭俗使人知其妙意新語中心降嘆不厭諷味方成文字也

秦會之

秦會之宗孫云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爲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初呈稿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濃横筆又微聲數稱亂道邢尚氣跽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

不當卽是亂道請公讀試爲公隱括耶疾讀至有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耶復讀南豐應口以書畧不經意旣畢授歸就編歸閱數十過終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輊諸公間初南豐未冠從歐陽公遊又先以道義友王荆公閒攜王文編示歐公公曰文不如是反累正氣荆公聞痛自洒濯終不能脫晚歲掉頭揆路棲遲邱壑始有蕭散氣象然猶琢句曰木落山林成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雕篆之工雖膾炙談藪而於公則未爲老成也山谷高吟交臂老杜至古文不自謂所長每推無己但云得句法於曾太史故荆公詩曰曾子文章世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無己詩曰向來一瓣香敬爲

曾南豐墓南豐淵源西漢無已親炙南豐射策始西漢而董相爲舉首平津踵武擢爲第一無已雖不事舉業而擬試二篇論正似董辭嚴過公孫而乃困於賴尾不知飽味毎有艮朋况也永歎而已

范元實

潛溪范元實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爲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時曾子固曰司馬遷學莊子班固學左氏班馬之優劣卽莊左之優劣也公又曰司馬遷學莊子旣造其妙班固學

左氏未造其妙也然莊子多寓言駕空為文章左氏皆書實事而文詞不減莊子則左氏為難子固亦以為然

裴度

裴度寄李翺書云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不知其倒之之非也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

洪覺範 按僧惠洪字覺範姓喻氏後易名德洪此以洪字加於覺範之上葢宋時稱僧者類皆如是晁氏讀書志於覺範亦然

洪覺範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

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辭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

蔡條

蔡條西清詩話云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云此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二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一宮見公舊時詩云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陸士衡　按此條前引陸機之言後引孫覿之言文不相屬以陸士衡標題疑有脫誤

陸士衡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而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通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孫仲益云某見前輩文字褒賞一時名士如東坡最多可往往過其實惟荊公未嘗以言假人而南豐爲尤嚴比見郭祥正得荊公數帖皆稱道其詩者中一帖云子固之言不知所謂豈非足下天才超軼尙當繩以古詩之法乎是知祥正者荊公所予而南豐不予也

張說

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

鬱與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而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之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魏文帝

魏文帝典論云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之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

能以移子弟

蘇東坡

蘇東坡與秦太虛書云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以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可廢應舉

答李廌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答張文潛書云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

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子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所同也

答虔倅俞括書云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奏議善本

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爲治病耳若適於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爲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挂口哉

答王庠書云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畧能道意

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調和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某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敎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

答謝民師書云所示書敎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

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

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
有益於吾若愧悚不已
答劉沔都曹書云識眞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
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
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
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
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
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元獨知之范蔚宗作蔡琰傳
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
恙也而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眞琰語哉其筆勢
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

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

南行詩敘云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邪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意

鳧繹先生詩集敘云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

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没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以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

王定國詩集序云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乎性之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欒全先生文集敘云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直盡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

錢希白 按靑箱雜記馬氏晁氏俱云吳處厚撰宋藝文志作黃朝英誤朝英所撰係緗素雜記此作錢希白亦誤希白所撰係洞微志

錢希白靑箱雜記云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悅後復本姓以啟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云

又僞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復姓有啟謝郡守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巧

余皇祐壬辰歲取國學解試律設大法賦得第一名時樞密邵公亢翰林賈公黯密直蔡公抗修注江公林並爲考試官按蔡抗宋有二人此乃蔡挺之兄抗爲樞密直學士非樞密院編修直祕閣之蔡抗也江林當作江休復判鹽鐵院修起居注者是也江公尤見知語余曰滿場程試皆使蕭何惟足下使蕭規對漢約足見其追琢細膩又所問春秋策對答詳備及賦押秋荼之密用唐宗赦受縑事諸君皆不見云只有秦法繁於秋荼密於凝脂然則君何出余避席斂衽因對曰文選策秀才文有解秋荼之密網唐宗赦受縑事出杜祐通典唐

書即不載公大喜又曰滿場使尖骨皆作刺骨對凝脂惟足下用杜周傳作尖骨又對吹毛只這亦堪作解元

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温潤豐縟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每譔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盧楊遠甚卜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嘗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

婉媚風流外道格調則麤野嘲哳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焉
茲亦與文章相類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啟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山之田伯夷兄弟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議不已公又有啟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胡武平嘗奉敕撰溫成皇后哀冊文受旨以溫成嘗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乃用西漢莽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昔禁闈誰何弛衞觸瑟方驚當熊已厲覽者無不嘆服王禹偁尤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啟賀之曰三

神山上會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以白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

李宗諤 案倦遊雜錄八卷宋藝文志及馬氏晁氏俱云張師正撰此云李宗諤似誤

李宗諤倦遊雜錄云終愼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敝風貌寢陋始來應舉魏之舉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爲解首其謝解啟曰三年於此衆人悉指於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歸於韓信又董儲郎中愍其窮嘗以書薦於士人之富者庶濡涸轍而士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而具啟納於董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

張君芳 按湘山野錄六卷宋藝文志及馬氏晁氏俱云僧文瑩撰此誤作張君房又以房爲芳更誤

張君芳湘山野錄云眞宗卽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惟宋公湜深順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眞封屬軒鼎之俄遷遽漢壇之未建故兹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劒以拜恩守疆場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晏元獻公撰章懿李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瀆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係懿后奈仁宗素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佑之托難爲直致然論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悅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曰此等事卿宜直之區區不

足較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逮升祔二后赦文孫承旨抃當筆協聖意直敘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生眇沖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御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參大政

歐陽永叔

歐陽永叔歸田錄云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於陣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禁韎之音當時以爲四六偶對最爲精絕

楊億

楊億談苑云陶穀晉開運中爲詞臣時敵人來侵而楊光遠以青州叛大將馬節卒少帝召穀草文以祭之穀立具草以奏曰漢北有不賓之國山東屯伐叛之師雲陣未收將星先落少帝甚激賞

僧文瑩

僧文瑩玉壺清話云王狀元君貺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年方有重金之賜謝表特優略云横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豈伊散任得拜恩章車服以庸品儀辨等國朝故事惟二府刻毬路之花按夢溪筆談宋太宗創方團毬帶賜二府文臣其後樞密使兼侍中張耆王貽永皆特賜宋史拱辰傳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團帶邵

氏聞見錄云拱辰出判北京時賜笏帶毬露金帶佩魚以路作露而范成大詩台架塵侵毬路暗花書墨漬笏頭斑又仍作路蓋毬路是花樣之名故費氏蜀錦譜有毬露錦齊東野語載御府臨六朝唐人法帖用毬露錦本係俗呼不必有定字也文武近班通一例號羣仙之樣特承面命越度朝規此蓋陛下寵厚老臣禮加常例憫事三朝之舊俾借四輔之榮奉以垂腰旣表重繆之麗實之在體更增上笏之華按江淹擬袁太尉淑從駕詩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疑用此

李翺

李翺答皇甫湜書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

漢明章二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蔚宗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之温習哉故温習者事迹彰而罕讀者事迹晦讀之疏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蔚宗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邱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敘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

又答王載言書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宏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

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智則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之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

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則曰文章僻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必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此

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

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䠠然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

孔臧

孔臧與子琳書云聞汝與諸友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敝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致之有漸乎

胡孜

胡孜漁隱叢話云高適年五十始學爲詩而與李杜抗衡正獻公杜衍暮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晉魏孰謂秉燭不

逮夜遊哉

韓子蒼

韓子蒼上宰相書云某幼而喜爲文至今二十年矣於文無所不觀始誦其言中探其義卒明其道其言則自簡編以來凡可以使人駭心動目者皆是也其義則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矣故缺而不論而獨論其道焉夫文者何爲也聖人所以探深索隱而化天下者也是故神而明之者君也輔而翼之者相也敷而陳之者卿大夫也而士不預焉夏商以前其文逸矣然見於後世者非伏羲堯舜禹湯之所爲則臯陶益稷伊傅之所作也當是時不聞有卿大夫以文顯於世而況於士乎彼非有所不能也文事興於上則在下者無事乎此也

今夫易之彖象則是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者也詩之風諭則是聖人所以移風美教者也書之訓誓則是聖人所以發號敷命而春秋之紀事則是聖人所以勸善懲惡者也此數者皆聖人所操持以為化天下之具則士安得預其閒哉周衰開物成務之道不行於上而後孔子彖而象之勸善懲惡之道不行於上而後孔子筆則筆削則削以至移風美教之道不行而後三百五篇定焉發號敷命之道不行而後百篇敘焉凡孔子之所修皆上述堯舜禹湯而下述益稷伊傅以示後世而已非有意乎自為文也後之學者不求其道而求其義不求其義而求其言求其言者斯為下矣而尚有不能盡則其於道豈萬分之一乎嗚呼自六經而後文體何其多變

也其源皆出於六經而寖失其體是故學彖象者其流則爲論爲義學筆削者其流則爲傳爲記學三百五篇者其流則爲箴銘賦贊學百篇者其流則爲表啟疏檄又於其間增之以浮誇雜之以靡麗則文之用於下者多而施於上者寡矣故後世工文者率皆布衣窮居之士而時君國相以是爲虛飾凡先王所以化天下之具至是而爲一小技爾豈不深可惜哉宋以文德爲治今上睿文益高赫赫昭昭已高出五帝三王之右矣又選於衆而用相公伏惟相公以大儒經世之文當元宰秉鈞之任以昌言則益稷以賡歌則皋陶以對揚則傅說其設於政事則又兼前代之軌模聳遠方之瞻聽蓋道之不行千有餘歲矣於此時而吾君神明之於上吾相輔

翼之於下則是萬世之一時也以今準古雖無預於文然上既責學者以古聖人之道而士困於餘習不能近六經至有漢晉之弊有志之士咸知患此而獨未有推言之者某不佞以爲當萬世之一時而不言則古道當何時而興耶方今去孔子已千歲而去夏商則又遠矣如欲恢復古道必將自其言始使立言者其體稍近六經則於道或得其一二下焉不爲漢晉之文上焉有以助吾君吾相化天下之道甚非小補也

洪邁

洪邁作楚東詶倡序云次韻作詩於古無有春秋時列國以百數聘問相銜於道拜賜告成責言藏事周旋交際蓋未嘗

不賦詩然所取正在三百篇中初非抒意作也蘇李河梁之別建安之七子潘陸顏何陶沈二謝洞庭瀟湘之閼池草澄江之句曲水斜川之集聯翩迭出重酬累贈雙聲疊韻浮音切響法度森嚴圓轉流麗獨未聞以韻爲工者高蜀州嚴鄭公韋近案韋氏見於杜集最多可指名者恒濟見素宙偃賁班諷有夏之晉匡贊迢等是也不載名者尹書記評事贊善司直郎官侍御少府等是也獨不見有韋近而諸韋中淮迢自潭移郜杜以詩往復者數四疑近乃迢字之譌郭受來往杜少陵間有唱必報率不過和意而已韓詩三百七十一唯陸渾山火一篇曰次韻而與孟東野變化上下者廼四之案韓詩唐李漢編者三百八十一首宋五百家注魏仲舉所集者三百九十 本朝顧嗣立集注三百八十七篇蓋以集外者爲四百十三此云三百七十一恐誤陸渾山火詩集作用韻洪興祖云作次韻者非是劉貢父謂用其韻者不必次然況此詩不見於世貢父何所據而云耶韓孟聯句見韓集者十篇尚有有所思遺興贈劍客三篇見於

孟集盍居酬和諸詩十之四云十聯句中使其以工韻爲勝吾知其神施鬼設百出而百不窮磊隗舂容靡紫青而擳膠葛也自夢得樂天微之諸人兹體稍出極於東坡山谷以一吟一咏轉相簡答未嘗不次韻妍詞祕思因險見奇搜羅捷出爭先得之爲快潏潏乎舟一葉而杭灩澦也岌岌乎其索驪龍之睡也盎乎朝華之舞春琅琅乎朱絃之三嘆也翼乎鵬鶚之戛秋空也淵乎其色傾國也詩至是極矣

餘師錄卷四終

词源

詞源目錄

卷上

卷下

詞源卷上　　守山閣叢書　集部

宋張炎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古之樂章樂府樂詞樂曲皆出於雅正粵自隋[illegible]以聲詩間爲長短句○隋下原本漢字譌脫汲作唐案下有至唐人云云則此非唐字也以下脫汲有來字則聲詩句不成文理皆陳仲醇妄改今不從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迄於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且美成負一代詞名所作之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於音譜猶且閒有未諧可見其難矣作詞者多效其體製失之軟媚而無所取此惟美成爲然不能學也所可倣傚之詞是一美

成而已。二語不可解疑有脫誤疏箋是作獨舊有刊本六十家詞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中間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此數家格調不侔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各名於世作詞者能取諸人之所長去諸人之所短精加玩味象而為之豈不能與美成輩爭雄長哉余疏陋譾才昔在先人侍側聞楊守齋毛敏仲徐南溪諸公商搉音律嘗知緒餘故生平好為詞章用工踰四十年未見其進今老矣嗟古音之寥寥慮雅詞之落落僭述管見類列於後與同志者商略之。原本此序誤在下卷之首今移正

五音相生

宮屬土君之象為信徵所生其聲濁生數五成數十宮中也居中央

陽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之綱

商屬金臣之象爲義宮所生其聲次濁生數四成數九商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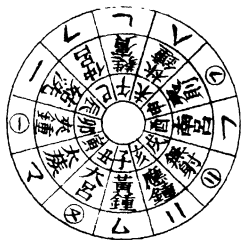
角屬木民之象爲仁羽所生其聲半清半濁生數三成數八角觸也物觸地而戴芒角也

徵屬火事之象爲禮角所生其聲次清生數二成數七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

羽屬水物之象爲智商所生其聲最清生數一成數六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陽律陰呂合聲圖○以下圖譜亨帚精舍据傳寫本依樣付刋外誤至不可究詰今參校前後證以白石道人歌曲隨文訂正不復識別

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日爲十母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己宮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辰爲十二子六陽爲律六陰爲呂一曰黄鍾元閒大呂二曰太蔟二閒夾鍾三曰姑洗三閒仲呂四曰蕤賓四閒林鍾五曰夷則五閒南呂六曰無射六閒應鍾此陰陽聲律之名也

律呂隔八相生圖

自黃鍾律爲宮從本律數八至林鍾爲徵林鍾數八至太蔟爲商太蔟數八至南呂爲羽南呂數八至姑洗爲角姑洗數八至應鍾爲閏宮應鍾數八至蕤賓爲閏徵謂之七調

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又曰黃者中也鍾者種也又曰黃者中和之氣

太蔟所以金奏贊揚出滯也又曰言萬物蔟生也又曰陽氣旣大奏地而達出也顏氏曰奏進也又曰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之也

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又曰萬物洗生又曰姑必

也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必使之潔也又曰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

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又曰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又曰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又曰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也

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又曰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又曰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又曰夷傷也則法也萬物始傷被刑法也

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大呂助宣物也又曰呂旅也言陰氣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

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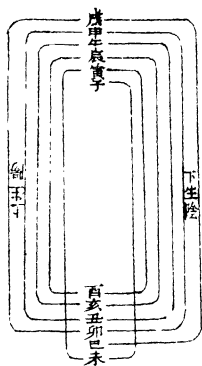
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又曰言陰陽相夾厠也又曰言陰氣夾助太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

中呂宣中氣也又曰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又曰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又曰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

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又曰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又曰言萬物就隕氣林林然又曰林者衆也言萬物成就種類多也

南呂贊揚秀也又曰言萬物之旅入藏也又曰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又曰南任也言陽氣尚任包大生薺麥也

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又曰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又曰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于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氣始於冬至律本於黃鍾或損或益以生商角徵羽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故黃鍾長九寸倍之爲十八三之爲六而生林鍾之長林鍾長六寸四之爲二十四三之爲八而生太蔟之長此律呂損益相生之說也

律呂隔八相生

黃鍾爲父陽律三分損一下生林鍾

林鍾爲母陰呂三分益一上生太蔟

太蔟爲子陽律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南呂爲子妻陰呂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姑洗爲孫陽律三分損一下生應鍾

應鍾爲孫妻陰呂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蕤賓爲曾孫陽律三分損一下生大呂

大呂爲曾孫妻陰呂三分益一上生夷則

夷則爲元孫陽律三分損一下生夾鍾

夾鍾爲元孫妻陰呂三分益一上生無射

ム 人 又 フ 一 八 乚 ㄡ 丶 一

人 又 フ 一 八 乚 ㄡ 丿 二 丨

無射爲來孫陽律三分損一下生仲呂
仲呂爲來孫妻陰呂三分益一上生黃鍾
律生八十四調
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
黃林太南姑應蕤
大夷夾無仲黃林
太南姑應蕤大夷
夾無仲黃林大南
姑應蕤大夷夾無
仲黃林太南姑應
蕤大夷夾無仲黃

ㄅ ㄅㄙ

林太南姑應蕤大
夷夾無仲黃林太
南姑應蕤大夷夾
無仲黃林太南姑
應蕤大夷夾無仲
土火金水木太陰太陽

古今譜字

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黃清大清太清夾清
合西四下一上勾尺丅工兀凡六丅五五亖
四宮清聲今雅俗樂色管色並用寄四宮清聲煞與古不同
幺六字黃鍾清聲
ㄅ下五字大呂清聲

め五字太蔟清聲

丂高五字夾鍾清聲

五音宮調配屬圖

十二律呂各有五音演而爲宮爲調律呂之名總八十四

分月律而屬之今雅俗祇行七宮十二調而角不預焉

黃（大雪中聲　子之氣）鍾（厶幺二字同用）宮（十一月陽律　冬至正聲）

黃鍾宮　俗名（同下宮）　正黃鍾宮　△

黃鍾商　大石調　マ

黃鍾角　正黃鍾宮角　丶

黃鍾變　正黃鍾轉徵　ム

黃鍾徵　正黃鍾宮正徵　ヘ

黃鍾羽　般涉調　フ

黃鍾閏　大石角　八

大（小寒中聲　丑之氣）

大呂宮　俗名　高宮　(マ)

大呂商　高大石調　(一)

大呂角　高宮角　ㄅ

呂（又（の）二字同用）　大呂變　高宮變徵　人

大呂徵　高宮正徵　(フ)

宮（十二月陰呂 大寒正聲）　大呂羽　高般涉調　(八)

大呂閏　高大石角　△

太簇宮　俗名　中管高宮　マ

太（立春中聲 魚之氣）　太簇商　中管高大石調　丶

太簇角　中管高宮角　ム

簇マ（の）二字同用　太簇變　中管高宮變徵　(フ)

太簇徵　中管高宮正徵　フ

宮（正月陽律 雨水正聲）　太簇羽　中管高般涉調　八

太簇閏　中管高大石角　㊇

夾　驚蟄中聲　卯之氣

鍾　二寸二字同用

宮　二月陰呂、春分正聲

夾鍾宮　俗名　中呂宮　㊀

夾鍾商　雙調　ㄅ

夾鍾角　中呂正角　人

夾鍾變　中呂變徵　フ

夾鍾徵　中呂正徵　ハ

夾鍾羽　中呂調　△

夾鍾閏　雙角　又

姑洗宮　俗名　中管中呂宮　一

律	調	俗名	譜
姑洗一 清明正聲 辰之氣 三月陽律 穀雨正聲	姑洗商	中管雙調	ㄴ
	姑洗角	中管中呂角	⑦
	姑洗變	中管中呂變徵	⑧
	姑洗徵	中管中呂正徵	八
	姑洗羽	中管中呂調	(又)
	姑洗閏	中管雙角	(一)
仲呂ㄣ 立夏中聲 巳之氣	仲呂宮	道宮	ㄣ
	仲呂商	小石調	人
	仲呂角	道宮角	フ
	仲呂變	道宮變徵	川

宮 四月陰呂 小滿正聲

仲呂徵	道宮正徵	△
仲呂羽	正平調	マ
仲呂閏	小石角	一

蕤 芒種中聲 午之氣

賓乚

宮 五月陽律 夏至正聲

	俗名	
蕤賓宮	中管道宮	乚
蕤賓商	中管小石調	(フ)
蕤賓角	中管道宮角	(リ)
蕤賓變	中管道宮變徵	△
蕤賓徵	中管道宮正徵	(ヌ)
蕤賓羽	中管正平調	(一)
蕤賓閏	中管小石角	㇉

林（小暑中聲 六月之氣）鍾八宮（[illegible]）

林鍾宮　俗名　南呂宮　八

林鍾商　歇指調　フ

林鍾角　南呂角　川

林鍾變　南呂變徵　㊋

林鍾徵　南呂正徵　マ

林鍾羽　高平調　一

林鍾閏　歇指角　L

夷（立秋中聲 七月之氣）

夷則宮　俗名　仙呂宮　フ

夷則商　商調　川

則（フ）

宮 七月陽律 處暑正聲

南 白露中聲 酉之氣

呂 フ

律調	俗名	譜字
夷則角	仙呂角	ム
夷則變	仙呂變徵	又
夷則徵	仙呂正徵	㊀
夷則羽	仙呂調	ㄣ
夷則閏	商角	八
南呂宮	俗名 中管仙呂宮	フ
南呂商	中管商調	川
南呂角	中管仙呂角	㊋
南呂變	中管仙呂變徵	㊉
南呂徵	中管仙呂正徵	丶

宮　八月陰呂　秋分正聲

南呂羽　中管仙呂調　L

南呂閏　中管商角　⑦

無射宮　俗名　黃鍾宮　㊇

無　寒露中聲　戌之氣

無射商　越調　八

無射角　黃鍾角　マ

射　⑪

無射變　黃鍾變徵　一

無射徵　黃鍾正徵　ㄣ

宮　九月陽律　霜降正聲

無射羽　羽調　人

無射閏　越角　フ

	俗名	
應鍾宮	中管黃鍾宮	川
應鍾商	中管越調	ⓧ
應鍾角	中管黃鍾角	㊀
應鍾變	中管黃鍾變徵	ㄅ
應鍾徵	中管黃鍾正徵	ㄴ
應鍾羽	中管羽調	ⓕ
應鍾閏	中管越角	⑪

應 立冬中聲 亥之氣
鍾 川
宮 十月陰呂 小雪正聲

管色應指字譜

幺 六　川 凡　フ 工　人 尺　ㄅ 上　一 一　マ 四　ㄴ 勾　ム 合　ㄗ 五　ㄗ 尖五　紗 尖上　𠮷 尖凡　㕭 大住　力 小住　川 掣　ㄅ 折　人 大凡　ㄇ 打

宮調應指譜

七宮

黃鍾宮リ仙呂宮フ正宮ム高宮ㄋ南呂宮人中呂宮一

道宮ㄅ

十二調

大石調又小石調人般涉調フ歇指調フ越調ム仙呂調

ㄅ中呂調ム正平調マ高平調一雙調ㄅ黃鍾羽人商調

リ

律呂四犯

宮犯商　商犯羽　羽犯角　角歸本宮

黃鍾宮　無射商　夾鍾羽　無射閏

大呂宮　應鍾商　姑洗羽　應鍾閏

太蔟宮　黃鍾商　仲呂羽　黃鍾閏
夾鍾宮　大呂商　蕤賓羽　大呂閏
姑洗宮　太蔟商　林鍾羽　太蔟閏
仲呂宮　夾鍾商　夷則羽　夾鍾閏
蕤賓宮　姑洗商　南呂羽　姑洗閏
林鍾宮　仲呂商　無射羽　仲呂閏
夷則宮　蕤賓商　應鍾羽　蕤賓閏
南呂宮　林鍾商　黃鍾羽　林鍾閏
無射宮　夷則商　大呂羽　夷則閏
應鍾宮　南呂商　太蔟羽　南呂閏

以宮犯宮爲正犯以宮犯商爲側犯以宮犯羽爲偏犯以

宮犯角爲旁犯以角犯宮爲歸宮周而復始
姜白石云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
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雙
調曲中犯道調其他準此唐人樂書云犯有正旁偏側宮犯
宮爲正宮犯商爲旁宮犯角爲偏宮犯羽爲側宮此說非也
十二宮所住之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宮特可以犯商角
羽耳
結聲正訛
商調是〢字結聲用折而下若聲直而高不折則成幺字卽
犯越調
仙呂宮是𠃍字結聲用平直而微折而下則成〣字卽犯黃

鍾宮
正平調是マ字結聲用平直而去若微折而下則成ㄅ字郎
犯仙呂調
道宮是ㄅ字結聲要平下莫太下而折則帶人一雙聲郎犯
中呂宮
高宮是ㄎ字結聲要清高若平下則成マ字犯大石微高則
成ㄠ字是正宮
南呂宮是人字結聲要平而去若折而下則成一字郎犯高
平調
右數宮調腔韻相近若結聲轉入別宮謂之走腔若高下
不拘乃是諸宮調矣

謳曲旨要

謳曲令曲四掯勻　破近六均慢八均
官拍艷拍分輕重　七敲八掯靸中清
大頓聲長小頓促頓都昆切　小頓才斷大頓續
大頓小住當韻住　丁住無牽逢合六
慢近曲子頓不疊　歌颯連珠疊頓聲
反掣用時須急過　折拽悠悠帶漢音
頓前頓後有敲掯　聲拖字拽疾無勝
抗聲特起直須高　抗與小頓皆一掯
腔平字側莫參商　先須道字後還腔
字少聲多難過云　助以餘音始遶梁

忙中取氣急不亂　停聲待拍慢不斷
好處大取氣留連　拘則少入氣轉換
哩字引濁囉字清　住乃哩囉頓唆喻
大頭花拍居第五　疊頭艷拍在前存
舉末輕圓無磊塊　清濁高下縈纏比
若無含韻强抑揚　即為叫曲念曲矣

詞源卷上終

詞源卷下

音譜

詞以協音爲先音者何譜是也古人按律製譜以詞定聲此正聲依永律和聲之遺意有法曲有五十四大曲有慢曲若曰法曲則以倍四頭管品之即篳篥也其聲清越大曲則以倍六頭管品之其聲流美即歌者所謂曲破如望瀛如獻仙音乃法曲其源自唐來如六么如降黃龍乃大曲唐時鮮有聞法曲有散序歌頭音聲近古大曲有所不及若大曲亦有歌者有譜而無曲片數與法曲相上下其說亦在歌者稱停緊慢調停音節方爲絕唱惟慢曲引近則不同名曰小唱須得聲字清圓以啞篳篥合之其音甚正簫則弗及也慢曲不過百

餘字中間抑揚高下丁抗掣拽有大頓小頓大住小住打指等字眞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之語斯爲難矣

先人曉暢音律有寄閒集旁綴音譜刊行於世每作一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隨即改正曾賦瑞鶴仙一詞云捲簾人睡起放燕子歸來商量春事芳菲又無幾減風光都在賣花聲裏吟邊眼底被嫩綠移紅換紫甚等閒半委東風半委小橋流水　還是苔痕湔雨竹影留雲做晴猶未繁華迤邐西湖上多少歌吹粉蝶兒撲定落花不去閒了尋香兩翅那知人一點新愁寸心萬里此詞按之謌譜聲字皆協惟撲字稍不協遂改爲守字始協迺知雅詞協音雖一字亦不放過

信乎協音之不易也又作惜花春起早云瑣窗深深字音不協改爲幽字又不協再改爲明字歌之始協此三字皆平聲胡爲如是蓋五音有唇齒喉舌鼻所以有輕清重濁之分故平聲字可爲上入者此也聽者不知宛轉遷就之聲以爲合律不詳一定不易之譜則曰失律矧歌者豈特忘其律抑且忘其聲字矣述詞之人若只依舊本之不可謌者一字塡一字而不知以訛傳訛徒費思索當以可謌者爲工雖有小疵亦庶幾耳

拍眼

法曲大曲慢曲之次引近輔之指定拍眼蓋一曲有一曲之譜一均有一均之拍若停聲待拍方合樂曲之節所以衆部

樂中用拍板名曰齊樂又曰樂句即此論也南唐書云王感化善歌謳聲振林木繫之樂部爲謌板色後之樂棚前用歌板色二人聲與樂聲相應拍與樂拍相合按拍二字其來亦古所以舞法曲大曲者必須以指尖應節俟拍然後轉步欲合均數故也法曲之拍與大曲相類每片不同其聲字疾徐拍以應之如大曲降黃龍花十六當用十六拍前袞中袞六字一拍要停聲待拍取氣輕巧煞袞則三字一拍蓋其曲將終也至曲尾數句使聲字悠揚有不忍絕響之意以餘音遶梁爲佳惟法曲散序無拍至歌頭始拍若唱法曲大曲慢曲當以手拍纏令則用拍板嘌吟說唱諸公調則用手調兒亦舊工耳（一系此句上疑有脫誤）慢曲有大頭曲疊頭曲有打前拍打後

拍拍有前九後十一內有四豔拍引近則用六均拍外有序子與法曲散序中序不同法曲之序一片正合均拍俗傳序子四片其拍頗碎故纏令多用之繩以慢曲八均之拍不可又非慢二急三拍與三臺相類也曲之大小皆合均聲豈得無拍歌者或斂袖或掩扇殊亦可哂唱曲苟不按拍取氣決是不勻必無節奏是訣非習於音者不知也

製曲

作慢詞看是甚題目先擇曲名然後命意命意既了思量頭如何起尾如何結方始選韻而後述曲最是過片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如姜白石詞云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於過片則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則曲之意脈不斷矣詞

既成試思前後之意不相應或有重疊句意又恐字面麤疏卽爲修改改畢淨一本展之几案閒或貼之壁少頃再觀必有未穩處又須修改至來日再觀恐又有未盡善者如此改之又改方成無瑕之玉倘急于脫稾倦事修擇豈能無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協音聲作詩者且猶旬鍛月鍊況於詞乎

句法

詞中句法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襯副得去於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工不可輕易放過讀之使人擊節可也如東坡楊花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又云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如美成風流子

云鳳閣繡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如史邦卿春雨云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燈夜云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如吳夢窗登靈巖云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閏重九云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姜白石揚州慢云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此皆平易中有句法

字面

句法中有字面葢詞中一箇生硬字面不得須是深加煅煉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囘吳夢窗皆善於鍊字面多於溫庭筠李長吉詩中來字面亦詞中之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

虚字

詞與詩不同詞之句語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疊實字讀且不通況付之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單字如正但甚任之類兩字如莫是還又那堪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又却是之類此等虛字却要用之得其所若能盡用虛字句語自活必不質實觀者無掩卷之誚

清空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折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夢窗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游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都道

晚涼天氣好有明月怕登樓　前事夢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辭歸客尚淹留垂楊不縈裙帶住謾長是繫行舟此詞疏快却不質實如是者集中尚有惜不多耳白石詞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八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意趣

詞以意爲主不要蹈襲前人語意如東坡中秋水調歌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間　轉珠簾開繡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

共嬋娟夏夜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　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度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王荊公金陵桂枝香云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綵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嗟往昔豪華競逐悵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尚謌後庭遺曲姜白石暗香賦梅云舊時月色是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却春風詞筆但怪得竹

外疏花香冷入瑤席　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疏影云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却怨玉龍哀曲等恁時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此數詞皆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

用事

詞用事最難要體認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

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爲事所使

詠物

詩難於詠物詞爲尤難體認稍眞則拘而不暢模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句斯爲絕妙如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詠春雪云巧翦蘭心偷黏草甲東風欲障新煖謾疑碧瓦難留信知暮寒較淺行天入鏡做弄出輕鬆纖軟料故園不捲重簾誤了乍來雙燕　青未了柳回白眼紅欲斷杏開素面舊遊憶着山陰後盟遂妨上

苑熏鑪重熨便放慢春衫針線恐鳳鞾挑菜歸來萬一灞橋
相見綺羅香詠春雨云做冷欺花將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
盡日冥迷愁裏欲飛還住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
浦最妨他佳約風流鈿車不到杜陵路　沉沉江上望極還
被春潮晚急難尋官渡隱約遙峰和淚謝娘眉嫵臨斷岸新
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記當日門掩梨花翦燈深夜語雙
雙燕詠燕云過春社了度簾幙中閒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
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
稍翠尾分開紅影　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
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
愁損玉人日日畫闌獨凭白石暗香疏影詠梅云前意趣門齋天

樂賦促織云庾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濕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　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吟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豳詩謾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此皆全章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至如劉改之沁園春詠指甲云銷薄春冰碾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鞵泥污偎人强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撫瑶琴時復翦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鏤棗成班　時將粉淚偷彈記切玉曾教柳傳看算恩情相着搔便玉體歸期倦數劃遍闌干每到相思沉吟處斜倚朱唇皓齒閒風流甚把仙郎暗掐不放春閑又

詠小脚云洛浦凌波爲誰微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嬉遊倦笑教人款撚微褪些跟　有時自度謌勻悄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裀催衮舞鳳輕分嬎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烟縷裙知何似似一鉤新月淺碧籠雲二詞亦自工麗但不可與前作同日語

節序

昔人詠節序不惟不多附之謌喉者類是率俗不過爲應時納俗之聲耳所謂淸明折桐花爛漫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謝若律以詞家調度則皆未然豈如美成解語花賦元夕云風銷焰蠟露浥烘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

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 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門如畫嬉笑游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賦立春云草脚愁蘇花心夢醒鞭香拂散牛土舊歌空憶珠簾綵筆倦題繡戶黏雞貼燕想立斷東風來處暗惹起一掬相思亂藏翠盤紅縷 今夜覓夢池秀句明日動探花芳緒寄聲酤酒人家預約俊游伴侶憐他梅柳怎忍潤天街酥雨待過了一月燈期日日醉扶歸去黃鍾喜遷鶯賦元夕云月波疑滴望玉壺天近了無塵隔翠眼圈花冰絲織練黃道寶光相直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最無賴是隨香趁燭曾伴狂客

蹤跡謾記憶老了杜郎忍聽東風笛柳院燈疏梅廳雪在誰與細傾春碧舊情未定猶自學當年游歷怕萬一悞玉人夜寒窗際簾隙如此等妙詞頗多不獨措辭精粹又且見時序風物之盛人家宴樂之同則絕無謌者至如李易安永遇樂云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此詞亦自不惡而以俚詞歌於坐花醉月之際似乎擊缶韶外良可嘆也

賦情

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蓋聲出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若鄰乎鄭衛與纏令何異也如陸雪溪瑞鶴仙云臉霞紅印枕睡覺來冠兒還是不整屏閒麝煤冷但眉山壓翠淚珠彈粉堂深晝永燕交飛風簾露井恨無人說與相思近

日帶圍寬盡　重省殘燈朱幌淡月紗窗那時風景陽臺路遠雲雨夢便無準待歸來先指花梢教看却把心期細問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穩辛稼軒祝英臺近云寶釵分桃葉渡烟柳闇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憑誰勸啼鶯聲住　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纔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皆景中帶情而存騷雅故其燕酣之樂别離之愁回文題葉之思峴首西州之淚一寓於詞若能屏去浮艷樂而不淫是亦漢魏樂府之遺意

離情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矧情至於離則哀

怨必至苟能調感愴於融會中斯爲得矣白石琵琶仙云雙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歌扇輕約飛花蛾眉正愁絶春漸遠汀洲自綠更添了幾聲啼鴂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說　又還是宮燭分烟奈愁裏匆匆換時節都把一襟芳思與空階榆莢千萬縷藏鴉細柳爲玉尊起舞回雪須見西出陽關故人初別秦少游八六子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離情當如此作全在情景交鍊得言外意有如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乃爲

絕唱

令曲

詞之難於令曲如詩之難於絕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閒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當以唐花閒集中韋莊溫飛卿爲則又如馮延巳賀方回吳夢窗亦有妙處至若陳簡齋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之句眞是自然而然大抵前輩不留意於此有一兩曲膾炙人口餘多鄰乎率近代詞人却有用工於此者倘以爲專門之學亦詞家之射雕手

雜論

詞之作必須合律然律非易學得之指授方可若詞人方始

作詞必欲合律恐無是理所謂千里之程起於足下當漸而進可也正如方得離俗爲僧便要坐禪守律未曾見道而病已至豈能進於道哉音律所當參究詞章先宜精思俟語句妥溜然後正之音譜二者得兼則可造極元之域今詞人纔說音律便以爲難正合前說所以望望然而去之苟以此論製曲音亦易諧將于于然而來矣

詞之語句太寬則容易太工則苦澁如起頭八字相對中閒八字相對卻須用工著一字眼如詩眼亦同若八字既工下句便合稍寬庶不窒室約莫寬易（○祕笈寬易上有太字）又著一句工緻者便覺精粹此詞中之關鍵也

詞不宜強和人韻若倡者之曲韻寬平庶可賡歌倘韻險又

爲人所先則必牽強賡和句意安能融貫徒費苦思未見有全章妥溜者東坡次章質夫楊花水龍吟韻機鋒相摩起句便合讓東坡出一頭地後片愈出愈奇眞是壓倒今古我輩倘遇險韻不若祖其元韻隨意換易或易韻答之是亦古人三不和之說

大詞之料可以斂爲小詞小詞之料不可展爲大詞若爲大詞必是一句之意引而爲兩三句或引他意入來捏合成章必無一唱三嘆如少游水龍吟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猶且不免爲東坡見誚近代詞人用工者多如陽春白雪集如絕妙詞選亦自可觀但所取不精一豈若周草窗所選絕妙好詞之爲精粹惜此板不存恐墨本亦有好事者藏之

難莫難於壽詞倘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盡言神仙則迂闊虛誕當總此三者而爲之無俗忌之辭不失其壽可也松椿龜鶴有所不免卻要融化字面語意新奇近代陳西麓所作體製平正亦有佳者

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情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如爲伊淚落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時得見何妨如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損容光如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餉留情所謂淳厚日變成澆風也

詩之賦梅惟和靖一聯而已世非無詩不能與之齊驅耳詞之賦梅惟姜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

眞爲絕唱不自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誠哉言也
美成詞只當看他渾成處於軟媚中有氣魄採唐詩融化如
自己者乃其所長惜乎意趣卻不高遠所以出奇之語以白
石騷雅句法潤色之眞天機雲錦也
東坡詞如水龍吟詠楊花詠龍笛又如過秦樓洞仙歌卜算
子等作皆淸麗舒徐高出人表哨遍一曲隱括歸去來辭更
是精妙周秦諸人所不能到
秦少游詞體製淡雅氣骨不衰淸麗中不斷意脈咀嚼無滓
人而知味
晁無咎詞名冠柳琢語平帖此柳之所以易冠也
近代楊守齋精於琴故深知音律有圈法周美成詞與之游

者周草窗施梅川徐雪江奚秋崖李商隱每一聚首必分題賦曲但守齋持律甚嚴一字不苟作遂有作詞五要觀此則詞欲協音未易言也

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於文章餘暇戲弄筆墨爲長短句之詩耳元遺山極稱稼軒詞及觀遺山詞深於用事精於鍊句有風流醞藉處不減周秦如雙蓮燕邱等作妙在模寫情態立意高遠初無稼軒豪邁之氣豈遺山欲表而出之故云爾

康柳詞亦自批風抹月中來風月二字在我發揮二公則爲風月所使耳

楊守齋作詞五要

作詞之要有五第一要擇腔腔不韻則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颯帝臺春之不順隔浦蓮之寄煞鬭百花之無味是也

第二要擇律律不應月則不美如十一月調須用正宮元宵詞必用仙呂宮爲宜也

第三要塡詞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已少依譜用字者百無一二詞若謌韻不協奚取焉或謂善歌者融化其字則無疵殊不知詳製轉折用或不當卽失律正旁偏側凌犯他宮非復本調矣

第四要隨律押韻謂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合用平入聲韻古詞俱押去聲所以轉摺怪異成不祥之音昧律者反稱賞之是眞可解頤而欿齒也

第五要立新意若用前人詩詞意爲之則蹈襲無足奇者須自作不經人道語或翻前人意便覺出奇或祇能錬字誦纔數過便無精神不可不知也更須忌三重四同始爲具美

詞源卷下終

詞源跋

張叔夏詞源上卷久佚其下卷陳眉公祕笈合陸輔之詞旨以爲樂府指迷脫誤顛倒以意改竄殊不足觀故欽定四庫全書置之存目近江都秦氏據元人舊抄本重刊二卷具存宛然全帙洵可寶貴按白石道人歌曲旁記譜字或以其如波如磔比之西域梵書今以詞源證之迎刃而解且自院本旣興歌詞之法遂廢而不傳比來倚聲家以其私智各爲異說言人人殊究之繫風捕影了無所得此編上卷論宮調譜字下卷論製曲之法條理井井庶幾告朔之餼羊惜秦刻慴於元本譌謬處並從其舊今參校前後文及白石詞宋史樂志略爲改正以質熟精聲律者重光赤奮若歲律

中中管黃鍾之宮金山錢熙祚識

乙卯歲余以公事留杭數月而玉田張君來寓錢塘縣之學舍時主席方子仁始與余交道玉田來所自止憐其才而不知余與玉田交且舊也因相從歡甚玉田爲況落寞似余其故友張伯雨方爲西湖福眞　脩主聞之遂挽去子仁與余買小舟並湖同爲道客伯雨爲設茗具饌盤旋日入而歸玉田嘗賦臺城路詠歸杭一詞錄此卷後其詞云當年不信江湖老如今歲華驚晚路改家迷花空蔭落誰識重來劉阮殊鄉頓遠甚猶帶羈懷鴈悽蛩怨夢裏忘歸亂浦烟浪片帆轉

閒門休歎故苑杖藜遊冶處蕭艾都遍雨色雲西晴光水北一洗悠然心眼行行漸嬾快料理幽尋酒瓢詩卷賴有湖邊舊時鷗數點丁巳正月江村民錢良祐書

詞與辭字通用釋文云意內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聲聲生律律生調故曲生焉花間以前無雜譜秦周以後無雅聲源遠而派別也西秦玉田張君著詞源上下卷推五音之數演六六之譜按月紀節賦情詠物自稱得聲律之學於守齋楊公南溪徐公淳祐景定間王邸侯館歌舞昇平居生處樂不知老之將至黎園白髮瀾宮娥眉餘情哀思聽者淚落君亦因是弃家客遊無方三十年矣昔柳河東銘姜祕書憫王孫之故態銘馬淑婦感謳者之新聲言外之意異世誰復知者覽見詞卷撫几三嘆
牆東叟陸文圭跋

詞源二卷宋遺民張玉田撰玉田生詞與白石齊名詞之有姜張如詩之有李杜也姜張二君皆能按譜製曲是以詞源

論五音均拍最爲詳贍竊謂樂府一變而爲詞詞一變而爲令令一變而爲北曲北曲一變而爲南曲今以北曲之宮譜考詞之聲律十得八九焉詞源所論之樂色管色卽今笛色之六五上四合一凡也管色應指字譜七調之外若勾失一小大上小大凡大住小住掣折大凡打乃吹頭管者換調之指法也宮調應指譜者七宮指法起字及十二調指法之起字也論拍眼云以指尖應節候拍卽今之三眼一板也花十六前衮中衮打前拍打後拍者乃今之起板收板正板贈板之類也樂色拍眼雖樂工之事然塡詞家亦當究心若舍此不論豈能合律哉細繹是書律之最嚴者結聲字如商調結聲是凡字若用六字則犯越調學者以此類推可免走腔落

調之病矣蓋聲律之學在南宋時知之者已尠故仇山村曰腐儒村叟酒邊豪興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不知宮調爲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近日大江南北盲詞啞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張自命者幸無老伶俊倡竊笑之耳竹西詞客江藩跋

叔夏乃循王之裔宋史循王傳子五人琦厚顏正仁其後不可考淳熙間最著者爲張鎡功甫史浩廣壽慧雲寺記稱鎡爲循王曾孫石刻碑文後有鎡孫樫跋蓋以五行相生爲世次之名者始於功甫功甫之子賞心樂事稱爲小菴主人而

佚其名功甫之名从金金生水水生木小菴主人之子所以名樫也詞源下卷云先人曉暢音律有寄閒集旁綴音譜刊行於世曾賦瑞鶴仙一詞捲簾人睡起云此詞乃張樞所作樞字斗南號雲窗一號寄閒老人樞與樫名皆从木是爲弟兄行木生火故玉田生名炎也以張氏世系計之叔夏乃循王之六世孫袁清容贈玉田詩稱爲循王五世孫誤矣考當日清和坊賜第甚隘功甫移居南湖而循王之子有居南園者有居新市者見南湖集中皆緣賜第近市湫隘而徙居他所耳斗南有壺中天一闋自注月夕登繪幅樓與筼房各賦一解繪幅樓在南湖之北園乃功甫所居或者斗南爲功甫之孫亦未可知也江藩又記

樂笑翁以故國王孫遭時不偶隱居落拓遂自放於山水間於是寓意歌詞流連光景噫嗚婉抑備寫其身世盛衰之感山中白雲詞八卷實能冠絶流輩足與白石競響可謂詞家龍象矣別有詞源二卷上卷研究聲律探本窮微下卷自音譜至雜論十五篇附以楊守齋作詞五要計十有六目元明收藏家均未著錄陳眉公祕笈祇載半卷誤以爲樂府指迷又以陸輔之詞旨爲樂府指迷之下卷至本朝雲間姚氏又易名爲沈伯時承訛襲謬愈傳而愈失其眞此帙從元人舊鈔謄寫誤者塗乙之錯者刊正之其不能臆改者姑仍之庶與山中白雲相輔而行讀者當審字以協音審音以定調引伸觸類各有會心洵倚聲家之指南也嘉慶庚午三月穀雨

後五日澹生居士秦恩復跋